

潛
研
堂
文
集

潛研堂文集卷七

嘉定錢大昕

荅問四

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曰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

有讓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
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
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翬帥師
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
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
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
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
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
可使踰其分也趙盾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

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冢弟不可以愛憎爲子奪也衛孫甯出其

君而以出奔爲文行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尊有奚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闕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樂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

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于
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
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
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
襄公用鄆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
且以徵二君之強或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
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
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
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
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

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惟孟子能知春秋

問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之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

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
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
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
稱古經者卽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
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傳左氏學其所稱古文經者亦
必左氏之經也漢書劉歆傳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今
左氏經傳絕少古字蓋魏晉以後經師所改失其真矣
問左氏春秋漢平帝時嘗立學官光武初以尙書令韓
歆之請立左氏學選司隸從事李封爲博士諸儒論議
謹譁會封病卒左氏復廢終東京之世春秋博士祇有

公羊嚴顏二家無左氏也陸德明釋文乃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春秋正義與釋文略同陸孔之說果何所據曰攷之漢史鄭衆以章帝建初八年卒興之卒更在衆前不及和帝之世且元興改元止於一年初無十一年則釋文之誤審矣靈帝熹平中盧植上書請立左氏於學置博士可見元興以後左氏未嘗立學也至春秋正義其文益錯亂如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然則劉歆至和帝時尚存也又云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然則章帝轉在和帝之後也此村夫子知其不

然者曾謂穎達大儒而有是語乎愚故曰傳寫錯亂非正義之本文也夫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而知而范升抗議於前何休排詆於後雖以天子之力不能勝之當時經師之專已黨同如此然則劉賈鄭服扶翊古學之功詎淺鮮哉

問古人名字必相應說文所載名从

經典借字用偃字

字子游名

施字子旗名嘉字子孔名礮字子石名職字子皙是也春秋傳如歸生歸父之字子家側之字子反喜之字子罕曠之字子野由之字子路須之字子遲虎之字子皮蠶之字子尾子蟠圍龜之字子靈駢之字子駟鮐鮐之

字子魚鮒之字子鮮鮒之字叔魚夷之字子蠻子貉宋
之字子公齊之字叔侯皆義相協申西方也故字子西
大夏在西故亦字子西荆楚舒在南故字子南若黑之
字子皙則又以相反爲義也王逸注楚辭云楚人謂巫
曰靈子故申公巫臣字子靈說文蔑勞目少精也故闕
蔑字然明至如僑之字子產嬰齊之字子重其義安在
曰說文山產也山銳而高曰喬蓋子產名本是喬字後
人加人旁後漢書陳寵傳美鄭喬之仁政如陳亢字子
禽本取鳥亢爲義而說文亦作伉也齊威王嬰齊或作
因齊重與因義相近或楚子重亦名因齊乎春秋傳鞅

鞞鞞皆所以馭馬說文鞞作鞞秦公孫棠字子顯蓋
鞞之省也釋獸云闕洩多狃公山不狃字子洩殆取諸
此春秋時又有假古人名以爲名字者殷有比干而楚
公子比字子干晉有陽處父而魯公歛陽字處父是也
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
从手手古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爲仁利爲義利
亦从刀而以和爲訓故云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克
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

問鄭公孫輒字子耳何義曰輒當爲耳說文耳耳垂也
引春秋傳秦公子輒其耳下垂故以爲名今三傳初無

秦公子輒其人者必鄭公孫輒之譌

問宋儒譏左氏書周鄭交質以周鄭爲二國不知上下之分其信然乎曰春秋譏交質故穀梁云交質子不及二伯左氏亦有信不由中之戒傳載交質非一事獨於此引君子之論以見例凡交質之失二國共之君子非專爲周鄭言之也古者封建之世王畿千里爲天子之國自畿以外爲列國天子不自治之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又曰天下之本在國王國與侯國皆國也天子有道而天下諸侯朝之謂之有天下否則位號僅存所有者唯王國而已殷

之有天下舊矣而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戰國之世周鼎未改而孟子書言三代之失天下
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亾可證平王東遷以後周僅有
其國不得云有天下此王之所以爲風而左氏以周鄭
爲二國亦紀其實耳對鄭而言故不言王而言周漢初
賈誼上疏亦以漢與吳楚淮南諸國對言當時未聞非
之後儒去古日遠不攷封建之制強立議論要於經義
無當也

問桓六年傳不疾癘蠡釋文云蠡說文作癩云癩癩皮
肥也今說文無此語并無癩字豈陸氏誤耶曰說文無

累字安得更更有从累聲之字惟疒部癩字注云畜產疫
病也此癩蠱之正字蠱癩聲相近故假借爲蠱耳癩亦
俗字當爲族族之言聚也疫者相聚傳染之疾故六畜
之疫曰族癩或作族索索癩亦聲相近也說文瘰小腫
也一曰族索俗書索爲累或加疒旁而陸德明以爲說
文作瘰証矣陸氏引說文多誤如詩曾不容刀陸云說
文作朧螽斯羽說說兮陸云說文作辨辨朧二字皆說
文所未收又茲彼泉水陸云說文作朧按說文朧讀若
詩泌彼泉水非謂詩文作朧也

問莊九年齊小白八于齊經不書公子左氏未著其說

何也曰後漢書鄭興說更始入關云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興習左氏春秋此必左氏先師之說而杜氏失於采用

周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左氏無傳公穀以曹羈爲曹大夫赤爲郭公名然系郭公於歸曹之下於義未安杜氏以羈爲曹世子赤爲曹僖公爲戎所納故曰歸以春秋書鄭忽突之例證之杜義當矣曰此左氏先師之說非杜臆造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侵曹逐羈而立赤漢儒去古未遠必有所受孔疏以爲無據誤矣

問晉景公姊爲潞夫人酈舒爲政殺之而伯宗數酈舒之罪曰虐我伯姬不云殺云虐殆有所諱乎曰惠氏補注嘗及之據尙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又宣十八年傳云凡自內虐其君曰弑則虐卽殺也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云酈舒爲政而虐之

問襄十八年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預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經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何以書圍齊曰杜氏之失劉炫規過已言之矣疏家曲爲杜解於義終有未

安經先書圍而後書伐以其不成圍也諸侯之師已門
其三門故先書圍圍未合而卽畧地故後書伐若平陰
不過齊之一城卽使塹門固守猶不足書况又不能守
而遁乎且杜解防門廣里全是臆說攷續漢書郡國志
濟北國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光里
卽此傳之廣里也景茲卽此傳之京茲也水經注濟水
篇引京相璠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
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防門北
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
也防門廣里皆地名與平陰相近杜以爲門外作塹廣

一里其不然乎

問襄十八年傳及秦周伐雍門之菽杜以秦周爲魯大夫近儒惠氏謂秦周齊地名引呂覽慎大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以證成其義未審孰是曰杜據魯有秦子秦堇父故以秦周爲人名然以下文東侵及濰南及沂之例推之惠說爲長當以及秦周爲句

問楚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杜不言費滑所在已見於成十三年注也滑國都於費卽漢緱氏縣地僖二十年鄭人入滑滑遂服屬於鄭三十三年秦伯謀襲

鄭滅滑而還晉人敗之於穀自是滑屬於晉成十七年
鄭子駟侵晉虛滑是也其後滑又屬鄭此傳所云侵費
滑也昭定以後滑又屬周昭二十六年王次于滑定六
年鄭伐周馮滑是也滑地介周鄭之間疆場一彼一此
固是常事此何以獨稱費滑曰鄭有二滑莊三年公次
于滑杜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故於此傳稱費滑
以別之

問屈狐庸言天所啓在今嗣君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
孫實終之嗣君謂夷昧也據史記餘昧子僚代立爲諸
樊子光所弑則狐庸之言不驗左氏何故取之曰公羊

以僚爲長庶則非夷昧之子據世本夷昧生光服虔注亦云夷昧生光而廢之故光曰我王嗣蓋本世本爲說與狐庸之言相應自史公以光爲諸樊子而吳越春秋何休注公羊皆仍之杜氏生於晉初亦違左氏正文而從史記史遷雜采它書與左氏違戾者多矣豈足盡信問襄三十一年傳繕完葺墻繕完葺三字同義或疑完爲宇之譌何如曰完當爲院說文寘周垣也或作院院譌爲完篇簡爛脫耳

問昭元年傳夏有觀扈商有姚邳杜注引書序啓與有扈戰於甘而不及觀事何也曰按楚語士聲云啓有五

觀文王有管蔡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啓子
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周書嘗麥篇其在殷之五子
殷當作夏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
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
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
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離騷云啓九
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
失於家巷漢書古今人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
中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史記夏本紀太康失國兄弟
五人須于洛汭索隱引皇甫謐云號五觀也蓋自古文

尚書未出以前儒者皆知五子之爲五觀而杜於此經之觀獨闕其文杜好與漢儒立異此亦其一證也酈道元北方之學者其撰水經注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第五君之名號曰五觀者也六朝時梅氏古文盛行於江左而河北猶守鄭義故酈道元稱古文尚書仍取五觀說

問昭七年正義引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

毛本誤作華田鼠

上騰牛哀虎變鮌化爲熊人血爲燐積灰生蠅未審張叔皮何代人據下文兩稱張叔則張叔似人姓名又不
知皮論是何書也曰子初讀注疏亦蓄疑久之後讀李

善注文選卷六引張升反論噓枯則冬榮卷五十五引張升反論語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卷四十三引張升反論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卷四十引張叔及論青萍砥礪于鋒鏑庖丁剖犧于用刀卷三十一引張叔及論頰窈俯仰淚如絲兮詳其詞意與春秋疏所引本是一篇之文而篇名或云反論或云反論語或云皮論或云及論其人名或云叔或云升攷後漢書文苑傳有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梁七錄有外黃令張升集二卷反論殆升所撰之一篇如解嘲釋譏之類曰皮曰及皆字形相涉而譌叔與升亦字形

相涉也

問春秋之世諸戎種類實繁其由瓜州徙居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穀之役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而駒支亦云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於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

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生聚繁衍或居
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
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檣杌於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
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
入我郊甸伊川乃周畿內之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
晉南鄙者固有別矣杜元凱謂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
爲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狄
散處中國其類實繁狄有姬姓隗姓之別戎有姜姓允
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未
啓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之田以食之且

秦晉同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而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則陸渾之戎非姜戎也姜姓之別爲允無他文可據杜氏特以意度之然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於晉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莊二十八年傳小戎子生夷吾與大戎狐姬對文則子亦姓也子姓之戎未詳國邑所在杜元凱訓子爲女謂卽允姓之戎允姓始入中國由晉惠公誘之若惠公之母卽是允姓則伊川之徙不待惠公時矣杜之臆說庸可信乎史記晉世家謂夷吾毋重耳母之女弟則又并子與姬而爲一亦謬也

問楚子革稱陳蔡不羹爲四國杜氏謂不羹有東西二城或謂古三四字皆積畫四當爲三之譌然否曰子嘗讀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

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三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問昭十八年傳執事攔然授兵登陴服虔云攔然猛貌杜以爲勁忿貌義亦相近攔字說文未收敢問何从曰攔當爲憫字之譌說文憫武貌荀子榮辱篇陋者俄且憫楊倞注憫與憫同猛也方言晉魏之間謂猛爲憫今本方言亦从手旁

問春秋占繇辭皆韻哀十七年傳如魚窺尾橫流而方

羊齋焉與下句不韻何故曰劉炫以方羊斷句齋焉屬下大國爲句其說本勝杜義疏家必護杜而攻劉要之是非不可淆也疏又據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亾爲韻十年尙猶有臭不與攘公之踰爲韻以爲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不知古人讀踰如由踰與竇韻淪踰古皆讀如由正與猶臭爲韻左氏傳無不韻之繇也以此譏劉多見其妄

問說文引春秋傳云噉言今左氏無此語曰哀二十四年傳是噉言也役將班矣服云僞不信也杜云噉過也釋文噉戶快反與噉音河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

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嚙講二字嚙訓高氣多言講訓識
識又訓誇誇識義較過僞尤長然則嚙言卽僞言亦可
作講言也

問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瘡者何病也注病者民疾疫也
說文無痢字未審當何从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
病不作杜以癘爲惡氣古文厲與列通痢卽癘之異文
也瘡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漬此古本
也說文羊部別出羴字則因記文四足曰漬而益之
問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左氏公
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

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寧之說爲近合人情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容或有之如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蕩檢若是其甚乎曰吾友褚刑部摺升嘗論之謂春秋之例女旣嫁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郈子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郈不繫以郈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寧乎齊高固先書逆而後書及已嫁之詞也季姬先書邇而後書歸未嫁之詞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未嫁則從內外之詞故曰季姬及郈子

問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婁何氏注云魯本許嫁季
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之季姬許嫁邾
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云春秋伯姬卒時
娣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僖九年伯姬
卒十四年經書季姬遇鄆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鄆蓋季
姬本伯姬之娣不欲爲娣於邾而使鄆子請已爲嫡故
季姬歸鄆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

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陸
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崙卽古文睦字从尢尢讀爲
六故睦亦有陸音

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固同姓
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
名曰禮云滅同姓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虔所
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周同姓尤惡
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
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秉
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爲狄所滅因齊桓仗義
得復社稷乃瞰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不順故亦絕之
問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弑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
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有別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

虔亦弑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爲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爵者不成其爲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者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弑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也

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爲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獨爲

貶詞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貶斥之義書名
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般雖有罪然蔡之臣
民奉以爲君者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有
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
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弑君之賊春秋書之曰
齊侯蔡侯無貶詞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
之例非獎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弑亡後般亦
死楚虔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

問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穀梁傳曰言大夫而不稱
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

也據范荅薄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卽二十四年奔陳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謂衆故不名穀梁謂非大夫故不名公羊謂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卽羈也孟子云晏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子天下吳蠻夷之國其朝聘例不書惟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當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

所言未得穀梁之旨

問打字不見於經典惟穀梁宣十八年傳戕撻殺也注撻謂捶打亦是晉人語說文手部無打字畢竟宜何從曰晉唐人書木旁字多作手旁此必杙字之譌說文杙槿也杙與構椽連文知槿亦兼有槿擊義

問釋文撻下引字林云木杖攷說文撻訓木杖撻訓解撻却是兩字陸似溷而爲一曰撻殺之撻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撻字隸楷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

潛研堂文集卷七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八

嘉定錢大昕

荅問五

問曲禮恭敬擗節之擗不見於說文何也曰擗當爲擗說文擗減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擗屈仲尼篇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其義皆與擗同

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耄豈徐彥所見本特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耄徐所見者蓋卽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耄之異同後來轉寫誤八爲七耳八十曰耄見於毛詩

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畫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畫二字者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稱畫之說與健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畫蓋漢人說畫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

問長者不及毋僂言注僂猶暫也非類雜暫與非類似不相應曰荀子云不問而告者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嘖傲非也嘖非也僂言者長者問所不及而輒以更端雜之卽荀卿所謂嘖也說文僂互不齊也亦與非類

之說相近轉僂爲暫聲雖近而義則遠矣鄭注表記以僂焉爲可輕賤之貌亦取僂賤聲相近爲義僂與噴聲亦相近凡字从贊者皆非一之詞故叢木爲欝車衡三束爲轡以羹澆飯爲饋說文無噴字而訓僂爲不齊可證僂卽噴矣

問勦說之勦曹憲謂當从刀與左傳勦民字从力者不同其說然否曰說文勦訓勞鄭訓爲擊卽取勞之轉聲而借其義非有異文也說文刀部無勦字曹憲俗儒未達六書之旨故多妄說

問曲禮內則俱有男女不同櫛枷之文鄭云櫛可以枷

衣者又云竿謂之橈釋器云竿謂之箴是橈箴同物說文無此二字何故曰陸氏釋文內則篇本作柶說文柶訓落其字承柵之下當解爲藩落之落非虛字也李巡本爾雅作箴箴假借字

問左右攘辟鄭注兼存二義當何所從曰古揖讓之讓从手漢書禮樂志隆雅頌之聲感揖攘之容是也禮記多古字當以或說爲長注訓攘爲卻卻避尊者亦與退讓之義相因非有異也

問春秋有一人而二字者叔向之爲叔譽亦其類歟曰說文肸譽布也古人名字相配故名肸字叔譽譽與向

通故或爲向其作譽者當爲譽之譌字形相涉轉寫易淆非有兩字也

問退然如不勝衣注云退或爲妥此何義也曰妥退聲相近易繫辭隤然示人簡矣孟喜本隤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三家作妥是妥與退同義妥或爲綏曲禮大夫則綏之鄭讀綏爲妥言其下於心亦取退下之義春秋傳交綏謂兩軍皆退也

問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證文字異同正義謂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今呂氏書具在與鄭所引亦不盡合何故曰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

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此禮記四十九篇小戴所傳劉
向所錄鄭君據以爲注其別出於明堂陰陽者則謂之
今月令矣說文引明堂月令如霰雨歲將饑終之類蓋
卽鄭所謂今月令雖同出於呂氏而文不無互異也

問禮運云鳳以爲畜故鳥不獶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注
獶狘飛走之貌正義謂獶然驚飛也狘然驚走也獶狘

二字說文皆無之

徐鉉新附狘字

獶爲鳥飛似不應从犬旁曰

陸氏釋文獶本作喬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喬俗
本从犬者誤也公羊傳陳侯鮑卒曷爲以二日卒之愷
也注愷者狂也愷與狘音義同說文疠狂走也讀若欸

悵狻皆疵之異文當以疵爲正字或作怵洪範五行傳
禦聽于怵攸鄭康成讀怵爲獸不狻之狻是也說文走
部有趨字訓狂走卽鳥不喬之喬張衡東京賦捎魑魅
斷獠狂薛綜注獠狂惡厲之鬼名埤蒼云獠狂無頭鬼
也喬本有狂義因喬狂連文并喬字亦加大旁猶展轉
之展作輾鉄質之質作鑽也

問八蜡之神諸家說不同鄭康成謂先嗇一司嗇二農
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王肅分貓
虎爲二而去昆蟲陳祥道則去昆蟲而增百種呂大臨
則去先嗇昆蟲而增百種又分貓虎爲二或又有分郵

表啜爲二而去昆蟲者當何所從乎日記稱蜡者索也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孔冲遠詩正義云八蜡爲其主
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
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
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
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又大宗伯以醯辜祭四方百
物注云謂磔禳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然則
鄭康成蔡中郎以昆蟲爲八蜡之一非無徵矣或謂昆
蟲害稼於禮不當祭予謂人與物一也人死爲鬼鬼有
所歸則不爲厲故泰厲公厲族厲之祀先王舉而不廢

蚤蜂螟蝗之害稼亦由政治之失而生則必有神以司之矣祭之俾上之人知所警戒而小民亦有所恃以無恐此八蜡所以終昆蟲也

問明堂位俎用椀巖注椀始有四足也巖爲之距巖字說文未收从山於義無取曰陸氏釋文巖又作概說文撮从手有所把也夏后氏俎用椀止有四足般人加以橫距謂之撮者取其手可把持又謂之距距撮聲相近也

問內則有櫛緹注緹韜髮者也說文無緹字未審當何從曰士冠禮緹纒廣終幅長六尺注纒一幅長六尺足

以韜髮而結之矣士昏禮姆纒笄注纒緝髮亦廣充幅
長六尺纒卽緝之異文也史記周本紀其罰倍纒徐廣
云一作莛五倍曰莛莛與纒同故緝亦與纒同鄭箋柏
舟詩引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笄總正作纒字

問內則免蕘之免鄭解爲新生者其義何取曰說文蕘
生子齊均也婦人妊子初生爲蕘故艸木之新生者亦
名蕘免卽蕘之省文古讀免如問與萌聲亦相近蕘本
蒿里字借爲枯槁之槁

問冠帶垢和灰請漱與盥漱之漱異義曰說文漱盥口
也洩澣也洩與漱異文亦異義曲禮諸母不漱裳及內

則和灰請漱字皆當爲凍

問中庸費隱之義曰費釋文又作拂古文費拂相通道拂則身隱卽承上遯世不悔之文而申言之古注至精無可更易後儒疑君子之道爲開端之詞剏立新義以費隱兩字聯貫後數章按曲禮云不詞費論語云惠而不費費非美詞古書從無以費讚道者且中庸一篇絕不更及費字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道不遠人可離非道也以道爲隱非子思立言之旨昔人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其費隱之謂乎

問君子胡不慥慥爾說文無慥字鄭訓慥慥爲守實亦

不見於釋訓未審何據曰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
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傳篇
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戚然周禮夏官掌固夜三
鑿以號戒杜子春讀鑿爲造次之造而今人皆作戚音
蹙又戚之轉也慥慥猶蹙蹙當取不自足之意鄭以爲
守實恐未必然

問中庸必得其壽朱注云舜年百有十歲蓋據尚書三
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之文而僞孔傳謂三十
在位者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其一在三
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鄭注尚書

則以舜生三十爲句徵庸二十爲句在位五十載爲句
謂生三十年歷試二十年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
百歲也此三說者宜何從曰史記舜本紀舜年二十以
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
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
合計之實年百歲且三十而堯舉五十而攝位中間二
十年爲歷試之歲故本紀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
堯使攝政與鄭氏徵庸二十之文恰相符合史公從安
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則東晉古文以二十在位爲句
又改二十爲三十必非孔壁之舊又添出服喪二年爲

百十二歲益不足信矣

問緇衣一篇其文大似論語其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謹于言而慎于行生則不可奪志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皆與論語同劉獻以爲公孫尼子所作公孫氏殆七十子之徒故得聞孔子之緒言歟曰愚嘗讀舊唐書載沈約之言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其詞純粹平易非子思子不能作也鄭康成注論語不可

以作巫醫云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其注不占而已
句云易所以占吉凶無常之人易所不占也皆依緇衣
爲說以經解經信而有徵衛瓘云無恒之人不可以爲
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此朱注所本然於下文不占之
義終難通矣

問聘義緝密以臬注緝致也說文無緝字當用何文曰
緝當从禾旁詩集于苞栩傳苞種也釋文云本又作緝
鄭箋云根相迫迫柶致也與此注訓緝爲致同

問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而禮有七出之文母乃啓人以
失節乎曰此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

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
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
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衷自各私其
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
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
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
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
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
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
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

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間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所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子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

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
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
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
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
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
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
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

問周禮疏以鄭康成爲漢大司農北海郡鄭沖之孫攷
後漢書本傳但稱八世祖崇尚書僕射不言其祖名沖
惟魏晉時有鄭沖與何晏同修論語集解乃在康成之

後且滎陽開封人非北海人也曰禮記毛詩正義儀禮
疏俱不云康成祖名冲恐係周禮疏誤爾

問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爲髻鄭大夫讀屯
爲課殿課殿之文賈氏未審所出敢問何謂曰古文屍
髻字本作屍殿从屍得聲髻又从殿取聲人之一身髻

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
以居後爲殿也

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
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杜子春讀爲

在後曰殿與課殿之義同後鄭以殿旣爲後則上文不
應更著前後字故改從屯耳

問禮謹男女之別而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

也奔者不禁然則溱洧秉蘭相謔詩人何以刺之曰此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合會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既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於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古者女子有罪爲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爲妾以其六禮不備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謂不禁其爲人妾耳聖人豈導民以淫奔哉會字之解得之梁鴻翥梁德州貢生所著周禮解子未及見此條則李南澗爲予述之

問牛人職云軍事共其犒牛春秋傳亦屢見犒師之文

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卽犒字果何所據曰經
典無以犒與犒通者唯玉篇云犒與犒同故謙中從之
其實不足據也攷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賜之牛謂
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禴之注故書
犒爲棗鄭司農云棗當爲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
犒師服虔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
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旁爾

問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爲濯說文無祧
字今以濯代之未審可否曰集韻祧古作禴禴非古字
蓋本作濯後人以偏旁相似改从示耳古書从兆从翟

之字多相通借詩佻佻公子韓詩作耀耀書顧命王乃
洮頰水鄭訓洮爲濯則濯亦有洮音許君習周官古文
不別出祧字蓋亦以濯爲祧也鄭康成注祭法云祧之
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超祧聲亦相近

問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賈疏謂圜丘取
丘之自然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其說
然否曰古人分郊丘爲二祭賈意郊在南方圜丘無定
所故爲此說其實非也孔穎達郊特牲疏云圜丘所在
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魏氏營委粟山爲圜丘
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其

義當矣

問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禴曰禘曰攻
曰說而詛祝亦掌類造攻說禴禘之祝號攻說之名於
古未見曰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
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
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
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釋之云此言湯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詞說於
上帝鬼神則說之禮般人已有之矣呂氏春秋季秋紀
云昔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

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翦其髮擲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與墨子說正同鄭謂攻說用幣無牲其不然乎孔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然墨子書引湯說不云湯誓且係禱旱告天之辭非伐桀告天之辭孔殆誤矣東晉古文尙書出又以此文竄入湯誥使孔壁書果有予小子履云云見於湯誥則安國注論語何故舍湯誥之正文而別引墨子書乎益不然矣問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說文龍爲

駝將爲埒先鄭讀龍爲尢與許叔重義頗協唯將埒二
文音義全別何歟曰將當依說文爲埒玉石半相埒也
將不得有雜義或係後人轉寫之譌

問玉人注瓚讀如餐屨之屨說文無屨字未審其音義
曰據玉篇屨卽饋之古文說文云饋以羹澆飯也禮記
內則云小切狼膍膏以與稻米爲醢注狼膍膏臙中膏
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屨矣釋名臙饋也以米糝之如
膏饋也賈疏謂漢時有膏屨蓋本內則注集韻屨以膏
煎稻爲醢與賈疏合凡从贊之字皆有相佐義故鄭以
瓚爲雜名

又問說文餐與鬻同鬻也與此注餐屨義似異曰餐醜聲相近內則醴醜之醜注亦訓爲粥而於小切狼臚膏以與稻米爲醜句則云此醜當从飭破醜爲餐取其聲相轉是鄭意以餐當膏屨與醜訓粥者不同矣賈侍中說醜爲鬻許君則訓醜爲黍酒而兼存賈說鄭注亦與賈同

問攷工記梓人矢人篇皆有糲字說文無杀部从閃亦無義曰此卽籀文粳字四譌爲門又譌爲人非別有糲字也周禮多古文後人不通六書任意更改如輿譌爲輿譌爲制全失製字之旨

問士冠禮冠者以柶祭醴與坐啐醴捷柶唐石經捷爲
建顧氏以石經爲誤然否曰士昏禮婦受醴亦有以柶
祭醴坐啐醴建柶之文則石經作建爲是敖繼公本亦
與石經同是宋時猶未誤也今本所以誤者乃緣陸氏
釋文有捷柶二字疑爲經文遂妄改建爲捷爾鄭注本
云建柶扱柶于醴中陸所見本扱柶作捷柶故云本又
作挿或作扱要是注文非經文有捷字也經典釋文本
單行之書今注疏本以釋文散入各經注下頗有舛謬
而儀禮一經尤多芟削甚至以釋文溷入注中讀者不
察乃謂鄭君注經已有翻切校刊之不謹貽誤後生多

矣

問禮記儀禮俱有周弁殷皞夏收之文說文無皞字未
審所从曰皞當从同吁聲鄭注士冠記云皞名出于幠
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予謂皞與芋通詩君子攸芋
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釋文芋或作吁其加同者經師
附益之字也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卽史記之吁
子也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幠孟康讀幠爲詡以
是推之幠亦有吁音

鈕樹玉云朱本說文及五音韻譜
覓字下並作殷曰吁明刻五音韻

譜亦
作吁

問七昏禮有纒笄被頰黼之文說文無頰字何故曰士

昏禮及禮記雜記皆有穎字而義各別士昏禮注穎禪也玉藻禪爲綱中庸衣錦尚綱釋文本又作穎詩碩人丰並作衣錦褻衣綱褻穎皆同物也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旣穎其練祥皆行注穎艸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穎說文鞵泉屬卽雜記所謂穎也鞵與褻通故說文引詩衣錦鞵衣其實禪衣字當从褻泉穎字當从鞵爲正也問士昏禮父蘸子辭云勛帥以敬先妣之嗣荀子書勛作隆惠松厓謂當由避殤帝諱改爲勛如毛詩隆衝爲臨衝之類信有之乎曰禮家傳聞文字不無異同要當從其長者勛帥以敬於義爲長且信諸子不如信經若

云遊諱更易則無是理士冠禮稱棄爾幼志志爲桓帝諱受天之祐祐爲安帝諱皆未改易卽以毛詩徵之四月秀萋秀爲光武諱思皇多祐祐爲安帝諱亦未改易也臨衝韓詩作隆衝韓詩在漢時立於學官何嘗避隆字耶

問旣夕禮燕器杖笠翣注笠竹篋蓋也陸氏釋文篋字無音何故曰賈疏釋篋爲竹青皮則篋當爲筠字之譌陸所見本亦必作筠筠字禮記屢見故不更加音爾說文無篋字張參五經文字竹部亦不收篋字可證唐以前無此字惟丁度集韻九虞部始收之讀如敷蓋此注

之譌昉於北宋矣

問喪禮有賵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隱元年服氏注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既取覆冒之義則文不當从貝竊意古經文當爲賵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賵此古文以賵爲冒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賵賻諸字未達叔重之旨

問賵當爲賵以尙書徵之宜可信矣賻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注云故書賻作傅故書者古文也傅者附也助也許君从古文故不取賻字

問世俗父歿稱孤子母歿稱哀子父母俱歿稱孤哀子見於溫公書儀於古有之乎曰士喪禮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士虞禮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哀子某來日某隋耐爾子爾皇祖某甫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雜記喪稱哀子哀孫曲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素郊特性春饗孤子深衣孤子衣純以素孟子幼而無父曰孤是哀子孤子俱無父者之稱溫公書儀大率本之劉岳五季亂離士大夫鮮有知古禮者其稱謂蓋未可據

問少牢勿替引之注古文替爲袂袂或爲藪藪替聲相

近袂字似可疑曰袂當爲秩字形相涉而譌也說文載爲戴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戴戴是秩與戴通書平秩東作說文作平艷艷从弟聲則秩亦有弟音故與替聲亦相近也陸德明讀袂爲決則陸所見本已譌矣

問特性少牢士虞俱有酌尸之文說文無酌字何故曰今本特性注云今文酌爲酌少牢士虞注並云古文酌爲酌酌當爲酌說文酌少少飲也音與酌同許君從古文必以酌爲酌也學者多聞酌少聞酌故注文譌爲酌特性注云今文亦當爲古文之譌所謂三占從二也陸氏釋文於酌無音蓋陸所見本已譌爲酌矣

潛研堂文集卷八

門人袁廷檣校字